

七十年前女強人：

潘玉良的悲劇

●蘇雪林（資深作家前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風塵中打過滾的人

我讀了兩遍大陸作家石楠女士所寫的「潘玉良傳」，太使人感動了。早在民國十年（公元一九二二年）我與北京女高師同學林寶權、羅振英考上了里昂中法學院，即與同學百五十餘人赴法留學，潘玉良是與我們同乘法國郵輪博多士（Portors）號同行的。她是考上里昂中法學院的學生，才有資格與我們一同赴法留學。

中法學院第一期的學生僅一百五十餘名，女生則僅十三名，同住在學院大門口一座小樓裏。房子由抽籤決定，玉良與林寶權、楊潤餘（楊端六的妹子）三人一室，我幸運抽得一間單獨的小室，與她們三人相鄰，故此常到她們屋裏玩，交情便特別好。我們那時年齡都不算輕，都有二十好幾，但都天真未鑿，不知世事，玉良則人情世故，甚為嫻熟，好像是一個從風塵中打滾過來的人。

她身裁中等，但很壯碩，臉稍長，容貌並不甚美，膚色微褐，她的神情則剛強傲慢，言語舉止，與我們都不同，另具一格。她對我們說她是

結過婚的，丈夫名叫潘贊化，所以我們就沿襲法國習慣，稱她為「馬丹潘」。馬丹二字是法文Madame的譯音，即是潘太太或潘夫人。

當時我們學生經濟都不寬裕，馬丹潘却像頗有錢，秉性又慷慨大方，常常買些水果餅餌，請眾同享，因此大家也很歡喜她，在海輪上同學背面便傳說她的出身不正，曾墮落青樓幾時，潘贊化好像是個富商，贖她出來，兩人由是結婚。潘見她姿質聰穎，教她讀書識字，因她性好藝術，便使她進入上海劉海粟所辦的藝術專校肄業，學了幾時，報紙揭破她的底子，校譽受影響，藝校遂將她開除，她遂來法國學畫。當時我們所知於她者僅此。

同學們雖都對她輕視，不過時當五四之後，民主自由之聲，高唱入雲，況她又是正式考取中法學院的學生，連校長吳稚暉先生都能承認她，同學當然不敢有什麼話說。

玉良也知人的嘴最可怕，她過去的歷史是瞞不住的。只須人們不當面揭穿它，她自己只好默認。記得有一回，我到她房裏談天，楊潤餘忽然對玉良說宋朝有個力抗金人的女英雄，叫做梁紅

玉，你的大名就叫玉良，字不同音同，雖二字顛倒，你是有慕於這位女英雄，才取這個名字吧？這當然是以梁紅玉的出身來隱諷她。我以為玉良聽了，必怫然不悅，誰知她只有笑了笑了事。又有一回，同學開了個同樂會，約她唱幾齣京戲，她慨然答應，指導胡琴師音階的高下，手法極其熟練，那晚她唱了幾齣黑頭戲，音調雄渾悲壯，中氣極足，非常動聽。同學們約她唱京戲便是說你是那種地方出來的人，一定會唱這種戲，她並不推辭，也就是默認。

我才知她神情的傲慢剛強及言談舉止的與眾不同，是她自衛政策。她若表現得過份卑遜委縮，可憐兮兮地過日子，身世的秘密未必能保持，人們更要爬上她的頭來欺侮她了。玉良似頗有權謀，能硬能軟，若形勢直對她不利，她便立刻採取低姿態，使出她另一套手段，哄得人團團轉，人家再也不敢對她苛求。

畫筆能奪造化玄機

玉良一到里昂便到城裏里昂大學附屬的藝術院上課。她在上海藝專原已學過數年素描，具有

根柢，一進去便昇入最高班。她又租賃了幾座石膏模型，下課回校，便在臥室裏用炭筆描繪，直到深夜始睡。不久便升入油畫班。曾畫一幅老人的半身油畫像，老人渾身肌肉凸凹，線條有力，色澤則溫和。她對我們說，教師見她初次作油畫，便這樣成績，知道這個中國學生是大有前途的，對她非常嘉許呢。

玉良課外自己也買些水果花卉來畫，記得她畫了一幅葡萄，顆顆晶瑩透明，並畫出葡萄所蒙的一層薄粉，看去畫布上的與盤中所置的竟無分別，真的飛鳥進來還想在畫布啄幾口呢。她又畫一撮菊花，就窗間射進來晨曦取影。晨曦一霎那便過去，她也僅畫幾筆，要等次日晨曦再臨時始畫，務要採取那一霎那的光暈。怕菊花枯萎，夜間起來噴水幾次，畫成以後，果然活色生香，盈盈可愛，尤其那一痕淡淡的陽光，更極其靈幻。真是筆奪造化的玄機了。

玉良在中法學院也僅待了年餘，便轉學巴黎藝術院，遇假期偶回中法學院，只見她頭戴寬簷帽，胸前結了一枚大領結，腳下一雙皮靴，完全一副法國時下藝術家的打扮。意氣揚揚，真是春風得意。她告訴我們：巴黎藝術院也和里昂藝術院一般，學習有成，也無畢業的證書和文憑，只有義大利藝校有，她將赴義深造二年，取得文憑即回國。

火神收去心血結晶

我留法三年半，因慈母病重，於一九二五年返國。過了二年邱代明與未婚妻林寶權也回來了。

。玉良將她留學法義數年大小油畫數百幅託林邱二人先攜帶回來。所有圖畫置貨倉中，預付了一筆很重的運費，不意那條郵輪駛到半途，貨倉忽然失火，不敢開倉灌救，唯恐火燄一接觸空氣，便蓬然一聲將船炸燬，只有將貨倉更行封固，聽倉中一點殘餘空氣，慢慢燃燻，東西燒盡，火亦自熄。那時船上數百客人性命都在旦夕之間，大海茫茫，誰來援救，只有聽之而已。

船行十餘日，幸未爆炸，抵達上海吳淞口，始開貨艙檢視，百物一空，玉良數百幅心血結晶，均被火神收去了。

第二年，即一九二八年，玉良果然返國了。

她於一九二二年和我們一同赴法，至是年返國，留學海外，七年不到，她數年的畫作雖被焚燬，她在遲歸的一年仍畫了不少幅，回國後又拼命趕了許多幅，打算開個展覽會。想我替她寫篇評介文字，邀我到她住處先看一下。

玉良與潘質化的愛巢好像是在蘇州河邊，面積不大，但頗幽靜，那天我看了她的畫，又看見了許多畫框，所雕刻的圖案極藝術化之能事，每框圖案都不同，都是玉良親自設計的。原來她養了個木匠在家裏，替她家做各種家具，兼雕鐫各種油畫架。這些架子現想都不存了，若存，應攝影為一書，公之於世，因為這也是玉良的一絕。

展覽會是在西藏路寧波會館舉行的，展出她的作品八十幅，來參觀者絡繹不絕，盛況空前，看了畫無不嘖嘖讚嘆，認為前所未見，我想這幾天當是玉良最高興之日了。我寫的評介文也極口替她揄揚，此文收入現已絕版的「青鳥集」。

我住上海一年，寫成「棘心」一書，連同前一年所寫的「綠天」都在北新書局出版。棘心第十一章「中秋夜」裡秦國夫人，指的是玉良，綠大銀翅蝴蝶蝶故事裡的螳螂夫人指的也是她。為什麼將她比作螳螂呢？因此蟲是昆蟲界厲害角色，玉良性情豪邁言談痛快，有點像黑旋風，我所以把有兩柄板斧的螳螂來象徵她。

以後我到安大武大任教，離開上海，與玉良便不能常見面了，只知她回國後初任教於劉海粟的藝術專科學校，後任教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藝術系，遍遊東南名勝，畫了許多風景，也在各大城市開展覽。

我想玉良素來好勝好強，這幾年她在畫壇上佔盡風光，當然快樂之極。我功課忙，未曾與她通過一次音訊。

在藝術海洋裏求生

對日抗戰將爆發那一年，忽聽見人說玉良又到法國去了。我想她或者去參加什麼藝術會議，不久就會回來，後來並未聽見回來的消息，我也不在意，我確是把她忘了。

抗戰勝利後，武大復員，我也回到珞珈山，中共大作其亂，大陸變色，我先到香港，服務真理學會一年，為要赴羅馬聖年朝聖兼訪求解決屈賦的資料又赴了法國，住在巴黎一個國際學生寄宿的宿舍裡。我的朋友方君璧已於半年前先到巴黎，告訴我潘玉良也在，她來法國已十來年了，要不要會會？這時潘玉良三字才猛然浮上我的腦海：「她還在法國嗎？我以為她早回國了。」

她是對日抗戰前就出來的，一直沒回去，於今已十幾年了。我看她對法國已有終焉之志。」我聽了君璧的答覆，心裡也茫茫然不得其解，只好不再問。帶來郵輪上免稅香煙分送玉良兩條，託君璧先帶去，作為見面禮，玉良遂約定日子請我和君璧到她家吃飯。玉良住的地方距離我住的寄宿舍及君璧所住的旅館都很遠，要搭幾道電車才能到。他住的房子在三層樓上，沒電梯靠兩條腿硬撐着上下。幾排高樓建築在巴黎比較荒僻的野外，非常敝舊，是法國政府專為窮藝術家興建的，住入其中不取賃費，水電則自行負擔。玉良說她第二次初到法國是租屋子住的，好容易申請到這幢屋子，住入不過幾年。

我們吃飯間，同聲問她：「在法國住這麼久，靠什麼生活？」她說「初出來時尚帶了一點積蓄，積蓄用完，便賣畫。不過法國經濟納粹統治數年，又經二次世界大戰，也很窮，買不起我的畫。我有時作雕塑，比賣畫所得略多。大陸變色後，潘贊化被鬥爭清算。本靠一個兒子教書中學，得點薪水贍家，現在兒子以反動罪名，被捉去勞改，家裡尚有幾個人要吃飯，要我不時湊款救濟。我不久前好不容易張羅了一百美金匯去，贊化又來信告急，叫我怎辦！」她說話時，攤開兩手，作無可奈何狀，我們也為之愀然。

巴黎天氣漸冷，有一回我與君璧到玉良寓所，只見她畫室中間新安置了一具煤炭爐，煙囪彎曲到臥室，又彎出來，由天花板通出屋頂。我以為她是僱工人來裝的，她說不是，乃她自己所裝。「叫煤爐店將爐和煙囪送來，我一節一節接好

，爬上兩腳梯，用鉛絲掛在天花板上，再在天花板上打筒，把煙囪通出去，我又爬上屋頂，再加幾節，加以固定，工程才告畢，於今工人工資太貴，那裏請得起，只好自己來了。」

我大駭道：「你也上了點年紀，爬兩腳梯已甚危險，為何更爬上屋頂，摔下去如何是好？」

她慨然嘆道：「我十幾年來同生活搏鬥，什麼苦沒吃過，何止這區區裝煤爐一事？這是我的命，一個人對命運是沒法抵抗的，我只有認了！認了！」

她的生活果然儉樸，吃的葷菜是雞頭雞腳，（請客當然不是）素菜也檢店家賣不出的剩菜買。我在國內時好吃雞頭，聽玉良常吃，便買了十幾隻，回家烹煮誰知再也煮不爛勉強嘗嘗看，一點味道都沒有。原來那些雞頭雞腳，都是陳擱多日之物，只能喂狗，人是不吃的，只有拋棄。我以為「人棄我取」，大佔便宜，誰知白白犧牲了幾個法郎。我問玉良這種東西您怎樣能下咽，她說：「此物有鮮有陳，鮮者價格貴，你不會選擇，能怪誰。」

才知玉良二度赴法後，常以無錢買麵包而挨餓，有時餓得暈死過去，人家出錢幫她，她又堅不接受，倔強得真可怕？

當我們問她：「你來巴黎這許多年，生活也未見得如意，為什麼不回去？」她笑道：「巴黎是個藝術之海，世界無數藝術家到了此邦，便捨不得回去，想在這藝術海洋裏，掙取幾勺甘醇的點滴，或採取幾枝紅耀的珊瑚，揀拾幾個珍貴的貝殼，我也不過是這類藝術家之一罷了，你們何

必問呢？」

我知道她這段話無非是飾辭，她甘心忍凍挨餓，淹留此邦者，實有難言之隱。這難言之隱是什麼？必因她過去那段不甚光榮的歷史，遭受種種刺激，使她不能忍受才自我放逐，遠來此邦，所圖的是此邦人都不知她過去的事，則精神上較得安寧而已。

我與玉良雖在里昂中法學院同學三年又半年，同處僅年餘，她即轉學巴黎，後又轉學羅馬，不能時常見面，實無感情可言。隔別十餘年，又在巴黎聚首，況君璧與我都是受中國共產黨逼迫出來，都成了無家可歸的窮途之客，和玉良比起來，不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嗎？所以我們的友誼突然增厚了幾倍。我更愛玉良的藝術，恨不得天天到她畫室看她作畫和雕塑。只恨相距過遠，不能常去。而且我也有我的工作，也無暇常去。看了她的雕塑，我才知道玉良除繪畫之外，還有這種才能。她那時正為某夫塑半身像，說「塑成之後，連翻銅，材料費和工作的酬勞，共計五萬佛郎。若在別的有名的雕塑師，開價十萬萬也不止，我只為需要錢，才這樣便宜賣。就是這樣便宜賣，這種生意也不易上門，十餘年才碰到一兩次。」說時嘆了一口氣。我初以為玉良的雕塑，不過繪畫餘技及之而已，並非專精。現讀「畫魂」才知在義大利她曾從名師學習過此道兩三年，雕塑和她的繪畫一般優異，這樣雙藝人才，實不可多得。

我寄仙草她買畫紙

我第二次赴法，原想尋覓解決屈賦問題的材
料，既不可得，只有返國，君璧也携三子赴美，
玉良的音訊便少有所知了。記得六十年代中，她
忽從巴黎來了一封信說她年來高血壓甚重，百藥
罔效，遇見自臺去的盛成先生告訴她，臺灣有種
草藥，名叫「仙草」治此病神效，請我代買若干
寄去。我立刻去中藥舖買了一包，航空寄她。不
久她來信說此藥果然靈驗，她僅服了一服，血壓
果然驟行降低，醫生替她檢查，都怪詭不置，正
不知她服了什麼仙丹妙藥，能够如此。我讀了她的
信，不勝之喜。橫豎那種草藥價格極其低廉，
便買兩斤寄她備用。她又來信，原來這種草藥僅
能一次見效，再服便不靈，且有不良反應了。沒
法，只有眼看她飽受病魔的折磨，無法救援。

我在巴黎時，曾用法國各種水彩畫紙畫中國
山水，頗得心應手。返臺後，手邊已無存貨，寫
信給玉良託她購買某種牌子的紙若干張寄來。玉
良馬上寄來了一大疊，我試用之下，並不如前之
吸墨，回信向她道謝後，又同她打趣道：寄來的
紙牌子雖同，功效且非一樣，想也像那「仙草」
治高血壓般，只有一次見效。玉良寫信來叫我將
紙的各種牌子都寫給她，她將踏遍巴黎文具店，
尋來供給我。我知道她抱病未痊，經濟也不寬，
何忍再麻煩她，買紙的事，從此作罷。

有一回，我在美工作的侄子寄我百元美金鈔
票一張，我即以寄給玉良，知她性格高傲，不受
人憐，恐傷她的自尊心，附信對她懇切地說：「
這筆小款是你老同學蘇梅對你崇高藝術成就的一
點敬意，你一定接受，否則蘇梅要傷心的。」（

我第二度赴法，恢復了蘇梅的名字）誰知猜介異
常的玉良，仍把那張美鈔寄還了。說臺灣教育界
清苦，她也知道。她近來做了幾筆藝術交易用度
有餘，決不以生活累知交，請我以後萬勿寄錢給
她。

以後，我因工作太忙，玉良又有病，懶於寫
信，我們的通信便稀了，甚至斷絕了。一九七七
年忽得巴黎一份法文計聞，是玉良治喪會寄來的
，說玉良病重已於某月某日逝世，我甚悲痛，即
以她的靈骨通告在美的方君璧、林寶權。並覆函
巴黎治喪會，應改組為潘玉良遺作保存會，收集
玉良生前繪畫、雕塑，成立一個小規模「潘玉良
藝術紀念館。」使她的藝術保存於永久。

不過這話談何容易呢？她的作品均已賣出，
沒法贖回，即能贖回也要費一筆大錢，請問何人
負擔得起？

她在大陸的作品，遭紅衛兵十年大亂，恐已
片楮無存了！不過我當時寫信與君璧、寶權，實
在忙碌了一陣，借都是白忙，此事只有寄望於將
來政府或社會上有力者了。

畫魂鉤出悲慘身世

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五〇年，我和玉良相識
卅幾載。所知玉良身世僅如上述。讀了石楠女士
的「畫魂」才知她之墮落風塵，是被一個喪盡天
良的娘舅所賣。潘贊化也並非什麼富商，却是開
國倒袁有功於國的革命同志。她肄業上海藝專，
校長劉海粟「巨眼識英雄」對她極有同情，並未
因報紙造謠，便將她開革，但觀當玉良學成歸國

，劉氏即聘她為藝專藝術主任，玉良一直認劉氏
為恩師，便可見之。她與潘贊化並非正式夫婦，
贊化本有元配李氏，玉良的身份，僅是贊化的妾
侍，這是我讀「畫魂」才知道的。玉良於對日抗
戰前，再度赴法，而且決定了永遠不再返國之計
，原因就是贊化元配定要爭大小名份，強要一位
大學教授，知名的藝術家，對她下跪磕頭，自居
妾侍地位，她實在受不了，才出走的。

我以為這就是潘贊化的不是了，你既將玉良
救出火坑，送她出洋數年，使她學有所成，你何
不同玉良正式結婚呢？就說他元配知識低下，不
明大義，會將那些事掀騰到社會上來，使你身敗
名裂，玉良的羞恥更不能洗滌，可是中國不有「
兩頭大」的辦法嗎？你平日對元配多多溝通，並
說明種種利害關係，你的元配也許能曲從的。

這是玉良最大的悲劇，她生性剛強總想出人
頭地，在社會上做一個頂尖人物，她的藝術天才
又足以相副，無奈過去那段不光榮的歷史，總是
洗滌不了，她的心靈永遠受著極端的痛苦。但我
要問她這段不光榮的歷史是她自己心甘願招致
的？還是黑暗腐敗的社會逼迫而成的？人們總是
不肯原諒她，總要屢次揭她瘡疤，故意加她以刺
激，無非見她的藝術成就太崇高，太優美，遂妒
火中燒，刻難容忍，這原是小人卑鄙心理的常態
，玉良是忍受慣了的，尚可不計較，惟潘贊化
元配李氏所加於玉良那一記沉重的打擊，如鋼刀
之割心肝，如烙鐵之烙肺腑，其痛苦之大，任何
人類都不能忍受。她的命運真太悲慘了！

總之，潘玉良是個傳奇人物，是個正宗西畫

家，其成就實在當時所有西畫家之上。當她學成回國，她的恩師劉海棠批評她的畫太求形似，不能表現個性，我覺得這話未必是對的。西洋畫家數十年的苦練，原在求準確，也就是求形似，難道都沒有個性嗎？

玉良的畫作，輪廓極正確，線條極遒勁，每一幅都魄力磅礴，元氣淋漓，極陽剛之美，正是表現她整個人格，也就是表現了她的個性了。她聽了她恩師的話去拜張大千為師，反而弄得不中不西，幸而她自知所長，沒有完全為人同化，仍

保持她的特色。玉良不幸幼年被人阉陷，有了那段不光榮的歷史，她畢生奮鬥，只想在社會上取得一個平等的人格，恢復她人性的尊嚴，無奈總不能如願，慘澹地死去，是個失敗的女英雄！

聖文叢書

張大千傳奇

王成聖 樂恕人 編著

廿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

本書要目：王成聖·張大千的故事·樂恕人畫傑人豪張大千·大千名作「廬山圖」·大好人張大千·張大千趣談·奇人妙語歡心事·張大千的風趣·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元老、大師、手足情誼·張大千的口福豔福·三張一王的「轉轉會」·郭小莊痛哭張大千·張大千遺作張大千談畫·畫說·王天循張大千登峯造極·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郎靜山追懷大千先生·黃杰我懷高士·黃天才張大千為歷史作見證·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張目寒雪盃隨筆·喻鍾烈我的表哥張大千·馮幼銜他美化了有情世界·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張羣輓張大千·葉淺予關於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寶景椿張大千敦煌傳奇·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巴東張大千小傳·朱岐山張大千年表·附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定價叁佰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